



陸宣公奏議

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26
1



文庫11
D 326
1

官 許

清 葛氏原本
日本桑原先生校

陸宣公奏議

京阪

五車樓
弘文堂
羣玉堂

合梓

柳田泉文庫

去陸宣公奏議後

唐之百年英材俊士不為少多。而所以辭藻斐然。譽者至多矣。至如陸宣公。則能垂其辭藻。與由望而不肯以辭藻。德也。自聖宋。閱其奏議。簡短雅健。其言之圓滑。其出納。若有之。而其抑揚。開闔。弛驟。出入。世不一。不歸。委君受國之諫也。夫

陸宣公奏議

010190566507

陸宣公奏議
辭深麗矣。或為過於用。法望
偉矣。而或而立於文。宣公獨擅二
美。以涉艱危。殆且不忘憂愛。而
能以忠厚以之。如宣公其人。其雖
實之。乃年。官之一。玉。摩。可也。吁。後
讀此。其在。其。能。其。之。則。亦。不。失。為
莫。後。矣。以。法。席。于。行。七。月。
越。楊。逸。人。穀。

葛氏評點陸宣公奏議序。其初。宣公當官
李唐之名臣。前稱魏鄭公。後推陸宣公。二公
所以啓沃輔弼於其君者。可謂忠亮直切。知
焉。無不言矣。惟鄭公遇太宗之英明。得行其
言。宣公則遇昏頑之德宗。不得行其言。遇乃
有幸不幸也。然鄭公之於太宗。近譎諫者有
之。其出身亦不正。是以未免後人之指議。且
太宗以不世出之資。膺唐室勃興之運。賢才

滿朝無有魏鄭公。太宗豈不致其隆治也哉。若德宗之時，姦兇接踵，國家壞亂，奔敗流離之餘，而德宗尚不悟，施事顛倒，人心携解。宣公獨立於其際，周施之輔持之，其言雖不能行十之一二，能內裁判闇主，姦臣之欲外撫御，桀臣悍將之亂，俾社稷無廢墜者，乃宣公之力也。曩無宣公，則唐之亡，豈歿朱全忠乎。故予嘗曰：使宣公遇太宗，則其所為必當有

過於貞觀之治。使鄭公遇德宗，我知其不能救貞元之亂也。何則？宣公之言行誠正純潔，孚于人久矣。不若鄭公易事四主，心行曖昧，而宣公應變之才，奉君之誠，又有過于鄭公。使其遇明主，其所以信于上，施于下者，豈止鄭公之所為哉。由此觀之，如宣公謂之李唐之一人，可也。公之奏議，若于篇竭人情，究事變而皈之於仁義，其言不啻切乎當時，實有

裨于萬世。宋蘇文忠公嘗較正公奏議。以上其君曰。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洵乎斯言。頃者書林某欲翻刻以行之。來乞較訂。為反覆正其誤謬。併附請人葛端調評點以與之。

就峰逸人素原忱撰



葛氏評點陸宣公奏議目次

○卷之篇

陸宣公傳

權德輿序

蘇軾進讀劄子

奏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叙遷幸之繇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改轉狀

○卷之二

奏狀

奉天論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興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飯狀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卷之三

奏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請許臺省長安舉薦屬吏狀

請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謝密旨因論所宜事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轉改偏序狀

○卷之四

書

論裴延齡姦蠹書

條奏

請兩稅以布帛為頗不計錢狀

論長吏以增戶口加稅關田為課績

論徵稅期限迫促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

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卷之四
書



陸宣公傳

新唐書列傳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與語三日竒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皆效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不經思速成皆周盡事情帝倉卒變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

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贄意指盧杞。帝又問贄事。行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擢考功郎中。時賊未平。帝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謂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橐付贄。使高討其詳。贄建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

軍使。叛即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于晟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快。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聞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諫止之。德宗列傳在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當時謂之內相。遷贄為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

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伺然帝亦不能容其
 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
 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晚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
 其衷真可謂通濟大業也帝釋然盡見其使優詔勞安
 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贊曰官官具察
 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
 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
 贊諫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上又問贊近有
 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私情頗
 似窺覘贊諫宜推誠不可畜疑初劉從一姜公輔材

下不逮贊遠甚位召宰而贊孤立一意為左右權位
 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
 京但為中書舍人以喪解官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
 復召為學士天下屬以為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贊
 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
 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贊秉政
 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
 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
 相自擇贊奏言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侍郎御史
 大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

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贄。畏慎未嘗通客，延齡物先為而後去揣帝意薄護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文章論辯，乃貶中州別駕。後稍思之，後薛延為刺史，諭旨慰勞，韋臯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牽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

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也。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帝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瘡癘，祇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贄所陳俱詳奏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陸宣公文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陸宣公文集 唐 陸贄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
 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
 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
 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
 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
 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
 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滎陽令侃之子
 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州尉非其好

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鑑以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鑑以泉貨數萬，賚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絲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公之文，皆精，其效不捷，豈常人所可效耶？此數句形容得中。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嘆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替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

貞恐發字誤

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愆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叛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以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貞來朝，奏曰：陛下出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趣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踞於

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
 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其遣中使迎致京
 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
 遣人護漂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
 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
 交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
 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
 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竇參忌嫉故緩之貞
 元八年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

貞字
 下恐
 有闕
 字

不可與眾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
 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
 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
 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
 為李巽所廢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
 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
 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
 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
 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

守正公復異之。群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單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較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浹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乃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擢古揚。今雄文濔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獯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十一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

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

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滅。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奏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存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効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進讀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恭惟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為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知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

之非下以通天子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四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

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較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此文載東坡集中。殊似宣公。想當日亦曾有意效。

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為之者。

此處為書寫區域，目前內容空白。

葛氏評點陸宣公奏議卷一 桑原忱 較訂

○論關中事宜狀 而末小段以富罔百鍊要後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
其端緒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
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
人有大柄王國有大權得之必強失之必弱是則歷
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
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
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
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

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廿四

廼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念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

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人，猶務戎備，不怠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

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府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強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抵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為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

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俱全，宮廟無賈。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天意便見入事未盡故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天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郭，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戎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

陸宣公奏議 卷之一
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意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忽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群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迴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有端然可守。今朔方大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

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未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挐。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凶而為存。化小而成大。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

卷之二
十一
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矍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推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狗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

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家之蓄，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之財。陛下又為之真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推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輔，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

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右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繇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強則外制東夏，據城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天，獨不與藉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疆翰弱，技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

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權酒抽

貫貸商賈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繇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勢無易於此

馬燧等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何出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此奏乃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帝不能用後有涇原士率之變贄言皆效

三代以下以天下爲家則居重御輕實百王不易之要約也惟常人安而忽危賢者微而知著至於

事後始追服先見之明不知其理甚平固非有奇耳○先機之言易於簡略此文詳明切中不激不迂熟此可以轉筆不窮

○○論敘遷幸之繇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官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劾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切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繇人未及對詔之

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趣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繇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稽越禮關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誓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間里不行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

收恐
牧字
誤

令促限促限才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日織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罄然而群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收以取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紆帥岳牧之從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蓄牧事其子孫有

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穀下尤嚴。邱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輿發無已。群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廢弛。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出於太速。睿察失於太精。漸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群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

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諍諫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繇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秘術。即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凶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

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道，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繇，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又天命繇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曰：惟命不予，常言善則

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繇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紀。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

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繇。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耻。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勅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

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詐逆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群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勞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古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

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繇僻小而闡王圖况陛下稟英姿乘寶曆四海之利權繇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歲有不濟至如東北群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踵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繇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蕩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人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

本傳云始帝值變故每自刻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此奏罪在群臣此公權詞引君處觀篇未勤思熟計一段以親忠遠檢為急知其暗指在杞無疑矣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

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人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

陸宣公奏議 卷之一
十一
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誓諸事實，未符悔過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阡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

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不隔於其際，貞偽雜揉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沮，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卒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入參

陸宣公奏議 卷之一
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繇明示
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
一
面陳軍務之餘
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粲而
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
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
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
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
拜言之誠獎其能而急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
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摠天下之智以助聰
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

通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新合易怨謗為謳歌浹
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倘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
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
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
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
德宗問贄以當今切務贄以向日致亂繇上下之
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此奏
反復婉切繹而不厭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

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
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
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
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
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郡臣。稍與親接。廣諮訪之路。
開諫諍之門。通擁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
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
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
悽血誠。敢願披瀝。頭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
思效之心。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

所繇言

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
王之繇言。理道所繇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
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
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
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
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於上。
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
則廢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

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九十一
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繇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々業々，一日二目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

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戒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察然可徵。與眾同欲，靡不興；違眾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誓于眾，捨己之功，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繇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

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王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包休於中國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邇德不明以無陪無御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天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

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言耻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覽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類以應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傲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々者以辨

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俟日月，英畧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世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送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眾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

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則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發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久，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侵

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三十一
遠中官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靡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剋已從諫。尊周舊老。採拔群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字。可。畏。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超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

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姜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歛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回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繇。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肺腑。推心與人。豁披胸

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悖興先
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
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折。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
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宜諭德令課責。
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
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
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畧雄圖。
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昭
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沮。
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

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
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群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
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
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
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繇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
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
嫌。繇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
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
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

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繇。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貪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繇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選幸之所繇。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智愚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款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

言。

前狀既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故又上此。指論今昔。稱引經史。勢如黃源。非千里不一曲也。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必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太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自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非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皦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於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誓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羨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

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唯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去運。上可以高德於賈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

也。臣願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亦耻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放其愚而監其理，惟明主行焉。

德宗以更改名號為應天之舉，而公以謙順損抑為祇天之實，是真能酌量情事，使昏主心折者。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其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

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以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繙。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毗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官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出，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奸，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

空或
寧或
寧或

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卹。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於桑野。躬自髡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效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登陽齎湮。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宥。若披重昏而睹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

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喻。故宜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惜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

聖裁

論赦書須相時之宜。深中事竅未段。歸重行難。收結有體。更見大儒躬行之實。

○奉天論擬與翰林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敕吉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慙。顧慚非宜。進退傍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諫。而恩忝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之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

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之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繇生。亂之寢興。繇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究離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

四十二年三月一日

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不解體。夫行罪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狗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雖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群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覩懼之至。

前幅得大體後幅更得人情。公豈沾沾以辭榮為高者。

臣等謹將宣公奏議卷之一

